

少室山人集

少室山人集卷十七

河南楊本仁

文

放言

齊人之子病其隣之叟曰吾聞之脉治者不死
脉病者不生子之病脉也脉病則百疾從之醫
之當導經絡滋榮衛時飲食之寧佚毋勞遲之
歲月其有瘳乎其父以爲未也而任之事有不
任責之背肱不任責之股未幾氣結而血亂頸
不任首肱不任軀掌步而趾曳目聽而耳視鄰

叟往探之曰蹙矣得秦醫則猶可及藥也其父
遭醫於市而延之室以其子付之醫曰是不難
臂不舉刺之首不揚灼之病者不勝針艾彊運
掉其父喜曰豈其治病必秦之醫厚遺之去轉
視其子滋甚嗽止而喘發寒去而熱作暗憤槁
臥四肢不諳屈信乃茫然而更召其醫醫來視
其目眚曰血之故刺其首於是乎血失而目益
瞭視屈信不由手足曰筋之故非火不達於是
乎股肱灼爛而益憊無何斃其父喟然謂鄰叟
曰噫吾爲子求醫至矣而弗瘳命矣夫叟曰吁

禍有所由成病有所由生口不言當求之心目
不視求之肝足不履求之腎切脉而審證對證
而酌方按方而索材溫涼甘苦唯其良一藥一
膠醫不于其本于其標一易一甚况逆旅之醫
利在賄其死之也固宜聞之仰天而嘆曰嗟乎
醫不翅吾子之死之也今之祀齊人之子也主
父誅一切之功藥之恐且齊人也吁不治矣

放言下

客有問於醒川子曰燥燼而濡然屨穿而趾跣
絕發自滋始之何醒川子曰壅之甚者潰燠之

極者風侯夫客曰墾萊以招亾厲禁以彌姦其
庶乎曰亾不可招毋毆之可也姦不可彌毋誘
之可也客色疑曰火其林而欲鳥之巢毒其澤
而欲魚之聚雖巢者如不及舉聚者如不及逝
故曰毆罔者以機逸而朴厚獲人誰不機豪者
以賄妥而柔良蹶得輒賄故曰誘以手搏沙雖
握益渙揚聲止響厲則益闕然則將遂不可爲
乎曰居不思亾亾者來官不容姦姦者止故曰
有治人無治法傭耕者不任犁傭築者不任杵
則夫剗肉以醫瘡割股而啗口其誰戚栗駭者

幸逢轉鼠趨者矜狼卜其誰與禦

叙杞父老遮留劉侯

嘉靖壬午冬南宮劉侯來尹杞至撫巡材群吏以平寇亂侯時與張陳留俱從戎云亂平乃從理侯已責振窮卹苗靳使摧疆程戶風士平市政樞化瑟日澀月習君子謂杞非其所無錯政無頑下乙酉之夏以最徵焉初聞有

命父老洵洵焉謀以疏留侯覺之不可曰毋諛以賈怠法不良不舉不考不徵政也果而日又不足若之何有命信之居三月而命下果行諸父

者空相怨曰我謂侯徵而謂侯不乃遮道泣曰
侯庶幾念我必以聞頷之滋慊停驂語曰緊不
澤何來諸遮泣者皆稽首言曰侯不藏賄不從
欲施舍不倦苛慝不作實擾于我有衆衆是以
來侯曰吁匪愛之能爲虐實不爲莫予讎焉已
矣人誰宜我嗟汝休不衷興尤又皆稽首而言
曰諺有之曰冬日可暴容易下屋又云春雨生
枯歲歲不足侯之難構而易邁也如此夫其則
常吟苦則常吐非侯吐如不及誰能弗寘于時
樵叟牧豎望塵奔逐嫖嫖孽子嚮風野哭籍籍

紛紛奉頭軻輪侯車前尺却尺不退不遂學士
大夫莫能禁莫能近侯爲之動容諸大夫顧相
與度曰衆堅不可破也因呼其可曉者數人諭
之曰嗟汝休匪侯之故汝寧能終不遂侯行邪
又再將數人諭之曰嗟汝休匪侯之故汝寧能
終不遂侯行邪三諭而衆意解稍稍有離侯車
者侯車始成行諸父老遂相與攀轅易鞞灑泣
而長歌曰侯無去我侯竟去我平山張子聞之
曰是可傳也圖焉曰章徃而勸來醒川揚子於
是乎叙其事于止云失吏以爲民也而利之懷

矣更問不利將焉用懷唯厲知利唯懷微怨故
曰不識不知理道之極作奸作惡理道之微吁
斯足以觀世

祭太學王先生

囂囂宦路醜老嗟卑漸墨師調周容爲竒忌彼
風岸榮槁聲疑先生明達騏驥小縻蒲臺國學
兩作士師宿儒醇則春斯雨菑位儉于才性睽
于時門墻春滿左酒右詩慨昔京國塵羈旅思
瞻望故山關河間之觴吟風雨能不我悲告老
南來中攫凶鴟驚濤宵駭壯懷莫支霜苦飈嚴

宿莽摧姿故心未敷老景蔽虧襄陽命下亾矣
莫知我乎來奠霜此總帷擘涕結想銜哀布辭
材豐者崇先生獨差宦積者豐先生如斯涼矣
先生天乎不訾風呻雨喟魂其語誰

原盟

丙戌之秋楊子合諸子于古城之原曰今之殿
最士者程於文諸君不知邪角之南宮而赴焉
者試焉如戰然仁三戰三北北者色喪而氣沮
三之莫予沮也而得之弓人弓人之爲弓也唯
材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

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
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而又得之矢人矢人之
爲矢也唯適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
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仁悻和材以爲弓
幹角乎諸君而筋絲之以約劑膠漆之以意氣
必堅必密不縱不流張而不弛氣以弦之而尺
度其文以爲矢羽鐵稱筈生而搏而才又國之
羿也是惟不成成則良摧堅破強爲國之光于
麋于襄相與弛張庸哉遂哉弓矢之外哉或曰
嘻弓之材具而矢之適難天山我邪聊城我邪

吾懼其翔而揚也曰蓋吾以爲適人誰不適蓋
吾以適之而人弗適焉者是無矢人也天下皆
羿而無矢人邪矢人以爲適而不天山聊城焉
者如之何曰如孔之反求諸其身如軻之怨
勝已者僉曰善於是乎盟

祭考城甯老

嘉靖戊子秋冬之交考之逸老甯某者卒於寢
李子聲厥訃于杞杞之某人某人者識公乃刻
目歲禮相攜而東吊于其廬薰馬酌馬再拜而
言之曰翁貌臞神澈精采如霽利機名楛高蹤

兩邊膠泉痼石而灑灑乎有湖海風氣也而今
顧已亡邪噫平生吐納嗑噏霞餐鶴息老顏奚
注玄霜金液亡邪未亡邪噫曩與翁游搴芳漱
澄籍莎躡蹠覽浩浩談縱橫窮日之力而
無倦色亦平生之一驗云謂翁殆未之亡矣而
亡邪噫時寒曛倒射光在總帷爐烟上而明潤
仰而瞻之動定有無之間恍若見翁之顏色焉
者如笑如揖如響如寂翁予歆邪蹴而赴之無
有也於是乎相歌以招之歌曰噫已焉哉泉鳴
瀉兮頽颯苦霜靡攸藉兮翁不來兮翁焉舍兮

代祭林年兄廼翁

嘉靖歲己丑秋七月壬寅梁峰恣叟金浦林公
之計聞于京乃刑部郎中汪某負外郎張某主
事毛某賈某鄭某相與致束帛而爲之辭曰嘸
大道之前淪兮紛榮津而通索雖英賢之猛振
兮亦塵機之役役聞公之恬夷兮抱幽貞乎自
適戒城市之形踪兮意膠泉而痼石蚤撫壯而
虞衰兮子猶子以嗣嫡判伯仲之兩祏兮壽百
祀之元脉斯公之鑒微兮通一氣乎焉隔子振
翻于風雲兮果飛光于通籍報三日而捐館兮

謂足慰乎平昔分來寵之未艾兮焚夜臺之金
碧沐君澤以霑親兮服國典而考伯繁影響之
弗滅兮求執鬯于不易於乎休哉甚叟之弗慎
兮而獨悲乎其子焉翁就木矣初振朝鞭淒金
颯矣孽衰登船三十六峰兮回首風烟蜡湖龍
江兮瀟漫八千抱景瞻雲兮涕泗潺湲吾固知
其心獨苦兮奚扣重泉尚饗

墓祭文

嗟我列祖人存朴介青藜代羨白屋世隘天乎
人與故業中壤我君時髫茹蓼長喟及室我妣

川頽是戒甘心燥濕乳乳匪懈孤本回春祖功
默在我辰寔良生承嚴誨自業一經三十七載
濫叨甲科雲蒸草萊赴官南來望墳展酌白日
照人仰天四慨仁寔孱劣

恩光普逮敢忘祖德敢負

國齊平生肺肝神明可對伏願陽嘘陰掖昆超弟
邁聲業匪山壑吹一簣尚饗

少室山人集卷十七

少室山人集卷十八

河南楊本仁

文

擬平思樓記

平思樓刑曹廣西司樓也謂平思何夫刑聖王之生天下也而或霍焉者辟故也辟則思平何辟乎出入而賄之辟則霍依違而執之辟則霍震厲而氣之辟則霍三辟興而五聽昏起伏翕張波險濤詭天下無平刑矣外是無辟乎若是之懲而億焉以快讞逆之以鑿釁利後之圖而

曲矜以縱憲章裂而靡所於措是什表以窅
天下也其蹈霍一也然則刑顧不可平乎古之
君子之於刑也必不可出也而入之其誰霍我
故曰任法者平任情者傾治世無刑唯其適也
昏暴之國其刑繁辟之謂也諸君子之平若藉
是焉得之者故名不謂諸君子有是也其藉是
柰何樓曠視可廣隘地迴寂可雪煩中爽而外
澹潔可靜燠夫法撓於有徇而情誣於所蔽明
生於無欲而慮澄於不囂故曰諸君子之平若
藉是焉得之也刑曹之司十有三廣西獨樓然

則不樓不思不思不平乎夫思生於其所自得而境生於所遇平在諸君子之心不若是乎倚也

叙送文大夫副憲湖襄

己丑之夏

皇帝命刑曹司大夫文某者出貳憲於湖職在襄也無何行諸大夫觴於郊三峯鄭子曰嘻公知襄陽邪地四衝民多僑者且其俗悍易於胎釁階亂云故壓之以重臣使振滯起什剗蠹定傾而土著之時惟懋哉勝之矣聞之馬窟蛟渚藏

風秘雷時洩靈恠今無之僻邪勝邪毛子曰堂
峙籌邊亭穹望海上雄覽神輒飛動心開目明
色氣俱壯慨然有滅胡吞虜之志勝可知矣子
僻之邪鄭子曰吁事變難虞襄寔險阨獨不鑒
往事乎妄一流寇豕突鴟張輒至聲撼京畿列
郡之兵望風草披將吏無誰何之者故今豈無
勒挾抗阻據地伺逞虎瞰天下者乎

朝廷擇地授材必不以時平自詭而忘戎備一山
陳大夫曰俞湖爲我地固知之襄襟江帶漢控
關洛咽喉楚蜀脩戎政以金湯我國以干城我

民信如三峯第寵眈拳卒久弛難張唯公刻厲
故曰不振不興不培不生賈子曰公往讞南國
平反俱愜澤與大江共流湖襄無舛政矣摧詭
萌而塗凶釁峴又碑也乎哉吾俟也文大夫曰
唯唯命之矣夫地無險夷在兵士無銳敵在氣
法無伸縮在人襄土曠多墉僻如羊如杜槁潤
枯生又其人悍烈可作而起山都督逼於僞聰
廬夏口奮袂一呼人心響赴岳將軍經畧措置
震撼中原朝無匪人宋且北矣某非其人也非
其人也敢不唯命是聽懇綏徠以妥罷黎亦唯

命精汰練以震玩卒亦唯命諸君子書生我邦
時雲沙白漫橋口明霞木時時有下葉僉壯顏
浩歌相與疊桑扈之二章而別君子曰籌國之
重而不及私諸大夫可謂謀國有義處僚友有
禮

代叙會文

吳子落第羈逆旅撫跡內龜長視警言立悵然太
息曰嗟乎蓬伏者無曠鑿株盤者無脩軌乎乃
業太學閱天下士埵篋聲問同氣響集於是乎
得代之王子儀封戴子蒲之孫子史子潼之錢

子應之董子薊之歐子者日與遊焉尋謀之曰
試割者淬銛鋒虞蹶者惕夷蹊諸君忘此邪夫
心旅易馳也而又無所於用吁難矣農病侵而
廢銀賈遲售而廢居不虞乎來乎而况群而逸
多僻巖而弗澤滋涸舟子出沒瀰渺帆輕舸而
仰駭濤冉冉先登楫之者衆也習也超筆未投
披竿漸澀而顧自詭於終繻可擲趙幟易拔又
誰誣也衆聞之躍躍動色咸欲振塵破錮比翅
自拔一說而成盟君子曰無伏不奮無蓄不洩
諸君子可謂善通窮者矣自護者無爭友自覆

者無津士易盈不受任已不徹諸君子有是乎
無也

代叙贈南宮鞏侯

南宮鞏侯三年之報政也邑士夫千里來求贈
言侯吾侯也予何言哉初侯之令南宮之三月
也人有自邑中來者問之曰固哉其未優乎某
某雖俱豪於鄉弗厭于人心聞侯來頗縮手屏
息可矣而新侯沿跡而索之凌橫四徵若必欲
誅絕攢斤焉者或將梗新政焉未可知也固哉
實此罔政乎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嗣有來者問

之曰跛哉其未咸乎某差某差在某某久矣而
新侯必欲移之某移之某夫均之謂民也一奪
一予乍勞乍佚不幾於跛邪吾聞之政跛則民
攜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又嗣有來者問之曰越
哉其未達乎吾邑某事某事自吾具耳目以迄
于今行之乃新侯必欲盡舉而廢之曰可必如
斯可不必如斯斯謂之近人情乎夫民習則難
變嚴無敢請者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居歲餘邑
中之人踵來率未及問輒贊之曰侯亦庶幾久
任焉者乎曰有論薦徵之乎未也予笑曰何哉

汝所謂云云者曰吾邑自某某之抵法也而寡
昧之氣揚傾者立辱者無侮自某役之更於某
某也而貧富各著其業未聞有走弄趨避而重
困單窮焉者自某風革而人覺淫靡浮誕之非
殷殷乎金玉詩書膏梁禮讓者矣率是政也弗
中替最乎曰嗟乎吾固疑之夫裁慝以植良稱
力以平任蕩染以鑄俗政之大綱也民痼弗瘳
訛言蝟興侯翁張震撼不遺餘力卒之政成而
民定詛說爲頌脫搖於初者之口顧將甘於斲
戢而豢不噬之虎乎顧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而漫不之省乎顧將聽其人心陸沈乎於是乎知聽言之不可不審而吏道必久而後信也吾猶及誦夙昔之言是亦可以爲贈乎未邪是亦可以爲贈則侯益自信民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如此侯姓鞏氏字廷和山東東平人弗名侯吾侯也

叙黃巨卿赴黃岡少尹

睢之黃巨卿氏銓貳湖之黃注之曰治農色也飲客疑其怏怏也諷之曰君薄是行邪丞則汝儉也黃也何矣黃曰吁元誠卑丞而利黃邪今

皇帝寤寐民瘼思還天下之農而身之未也乃畧郡縣之貳以責厥理是政之本也國之立也民之生也罔不由之元不是難邪嗟今之銜於例者如市秩以徵直乎如券官以誅息乎如畜國以錙民乎裂憲破檢有機焉爾羸自實蝸引而無厭謂人則爾也誣矣客例我邪元家世農于睢頗諳農事若將擄平生之學睢乎黃而家理之企可一命小稱

聖明農天下之心方自謂弗任又誰敢薄夫嚮背之也者虞利害之塗也去就之也者逆禍福之

機也然皆未足以定之也故曰愛之生尤憎之
生休夫樓烏擇木潛魚擇淵自覆焉已矣故擇
官者無善職擇地者無善跡醒川子曰丞哉聞
之黃濱江壓淮連夢澤淦淦水雲上巴草埠一
色民利於魚稻墮田事又陂澤灣渠或至湮淤
不溉不省夫農政脩則解浮業民業定則寡陷
稅百度之貞於是焉賴故曰政之本也飭法宅
業定浮振墮隄潘核真抗憑實虛簡噐任時虞
菑補敗䟽滯是則在丞夫尹黃者為誰巨鄉氏
足以貳之矣政本之言窺體也若足以植也例

仕之言病時也若足以拔也擇官之言中情也
若足以隨事自効也

銘顧翁永泉氏之墓

顧翁永泉氏澤者先鳳陽荆山人

國初曾大父籍杞生珍珍生通通子三翁其季云
故與閩翁希復遷劉翁孟玉琰鄉人同呼爲三
翁翁謹畏脩潔賓鄉燕良哉然其性慈忍於人
煦煦如恐傷今田丁牧豎亦籍籍喟戀不下曰
是不盡吾之力又嘗矜吾之過者曰是不伸斗
縮衡以溢奪吾力之所獲者平生無歲言一失

口便赭面訟心辭苦輒泣下初母王氏消渴水
左右之不及藥之劇翁聲討方醫尋景四奔乃
渡河北走衛晉一夕王之水頓減四之三家人
惴惴莫敢知尋歸虞之曰日聞之懷慶路人東
嶽靈感千里如面扣便稽顙塵沙望風東禱正
是夕乎於是仰天亟呼拳膺灑泣曰天平天平
負此心者有如此日衆稍歆怪遂更徒跣東走
登泰嶽披瀝懇神比還王復常飲已鄉人亦頗
歆怪伯兄清員于學卒值歲侵骨肉捐瘠翁子
育其孤而室之三女嫁如已女仲兄湊五十而

子子十歲而癡時癡者十不一生翁懼復携禱
東嶽而愈里惡少頗豪橫老而弗悛翁逢其色
市之怒俛首過之若不涉已者或眈眈控拳不
平翁又揺手戒止之曰聞之惡人侵凌待以橫
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教子楨學凡札翰衣履
果款可給惟牖下鹽糞者曲爲之所家務日役
役左弛右張蓋勤動成性云生景泰六年乙亥
十二月十五日卒嘉靖十年辛卯三月二十日
壽七十有七配高氏前翁卒載在趙北村柱史
誌子楨廩於學宮娶任繼賀女二長歸邑學生

北村翁永泰卒馘左耳示守次歸邑學生薛
尚弼弼卒十日不飲食而死孫男三後娶孫氏
復循幼孫女二長歸邑學生袁太僕子橋次與
曾孫女月華俱幼楨卜卒年十月二十二日葬
城之西南新阡醒川子爲之銘曰蹶蹶乎此翁
平生抑畏素約而未嘗以氣上人皇皇乎藥親
一念如火之熱如蓼之辛蒼黃露禱真感通神
嶽靈響吞佳萱回春孤孱雙育者一氣之愛而
荷鋤之隸德之寔亦因心之仁若將掉頭壑吹
乎墮葉夫豈不置橫逆於狂信人固不必聲光

勛華之始錄有可型家而範里者雖單辭獨行
亦不可淪勒之三泉展也良民

少室山人集卷十八

少室山人集卷十九

河南楊本仁

文

鹿祥頌并序

初吾鄉大中丞松岡翁之藩東省也以僚
故將舉大宴宴期以鹿鹿固省署之所群豢
焉者也一故折其足翁宿戒曰宰鹿必其折
足者及其庖人即鹿鹿伎伎四踔一仆一起
五躍而三頽衆將掎角之未及而翁適與諸
藩客至自外鹿直奔翁骨慄神駭顧顛而不

能成音目瞿瞿未定衆卒未及省頗怪之翁
曰是折足鹿也是宴之所需也何至是和舍
之市臧焉可矣左右曰宴不麋而羊邪曰不
麋何害不麋然後吾心釋曰是麋也胎矣翁
曰嘻其在茲乎不忍其身而忍其子易之哉
易之哉魯南陳太史曰天道罔虞唯其施善
人心罔虞唯其動物麋其見公之心乎公其
胤哉爲之兆也翁時未及息云無何以治水
之命來濟來濟之六月而子諸藩案尋前
兆走幣來賀陳太史爲之頌麋祥焉醒川子

聞之曰吁天下之理真感攸逮至頑爲靈命
石豚魚無聲不讐其有不讐者人乎夫鹿也
蹄不鳴之鴈也故以屬庖人擇而奔之前翁
有以生之也靈乎見鹿而覺仁者悲夫世之
爲翁之鹿者多矣而胤固積鹿地之也昌哉
翁且將入宰

國推若心以鹿天下吁溥矣天下之爲鹿者其毋
自折其足也哉自折其足而不獲奔翁則其
命鮮不繫於庖人仁於是乎益歎鹿之靈而
知翁不忍之心足以乎禽獸也聊比聲而頌

之頌曰

明明上天玄幹叵訾殊卉以渥吉人受禧松
翁豐潤本支求滋一事之仁野人獻辭墮彼薇
燕翁寔擅吹庖人戒割曰鹿之畸靈鹿奔命望
翁控私口不能言穀鯨搖頤俎如自分柰腹中
兒寸噓回枯甘澍祥颺垂命之麇一羊生之易
牛肝膽放麇風期行潦客土于今爲差胡爲兆
熊何心于麋膏澤胎洽胤也奚疑珠剖蘭茁鳳
毛麟姿爲國之祥爲家之祉唯鹿之足見麟之
趾振振靈毓百千萬祀

擬澤虛亭記

嘉靖壬辰夏四月 望 梁岡戴公以御史大夫祗

承

帝命總河政至濟纔浹辰輒飛節河上以虞事幾
乃由東縉歷曹武尋禹荷澤之跡導曹魯舊渠
遂自汴放舟南下長視淮徐已復下上奠沛間
浩浩乎得以放觀乎大河吞吐之勢遂毅然而
欲軌河於道以求濟我

國家業已䟽兩河事宜於

帝廷以俟徐底乃績焉也已乃復慨然而念曰嗟

乎河無常形一人顧足以盡其變耶有遺慮者
矣不見夫水乎世無停川而代鮮溢海何耶有
受之地也易之咸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
人吾今而後知之天下有不受之水而無不注
之虛濟南北之衝也縉紳大夫日罔不由之是
亦可以有攸賴乎於是乎建亭河上而額之曰
澤虛若曰吾披心焉不迎不拒人唯所見無授
不受也吁光大哉夫何鐘無聲弗扣奚鳴何山
無泉匪谷焉赴故訑訑然自盈也者自覆者也
悻悻然自用也者自跲者也揚揚然自賢也者

自隘者也則夫智周萬物者必其度括天下焉
者乎是故君子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置町畦
焉其誰肯來故曰無我則虛公也縣虛心於河
上且將壅篋乎群言而響受之於是乎因勢以
樞紐其機稽衆以參錯其變相時以弛張其民
河無遺政矣君子曰是亭也於河政有力焉而
况有鬻也足以濟吾澄有勩也足以搖吾精而
感者生乎寂者也慮者起於適者也衆者定於
獨者也謂亭之虛明靜絜者亦與有力焉不誣
已脫受也無所於適也蓄也無所於洩也吁虛

矣將焉用亭然則仁將奚辭曰公其整吾心以
支流乎群賢而舟楫乎天下又將奚辭曰

宸襟正虛受之人者納之

國俾四海未有攸濟以無虛我

后之命

明太學生王君鵬舉墓誌銘

嘉靖壬辰秋七月十有九日祀太學生王鵬舉
氏者卒從子貞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焉者乃
函劉子狀渡河涉濟勾醒川子銘君姓王氏諱
洪運字鵬舉厥考瓚義官愨自樹立拓先業瓚

考暹暹考斌先本扈氏氏王自斌始姓黃氏嚴
閑有家兄洪遠典膳疊疊幹蠱俱先鵬舉卒鵬
舉幼警異讀書超悟人咸謂且階通顯植風節
而碩以不第厭馳逐例業太學其沈寂質厚重
儻儻與與無遽跡躁色而辯對蹇蹇好可否人
鑿我柎不拆不阿家也豐得自翁張而身儉約
錙錙銖銖一金不苟揮至嫵黨憊衰歲待給焉
者碩曾無厭薄色嘗聞之邊東峯去鵬舉少學
於神祠頗幽寂諸同學者恐之曰鬼之祟人也
於緝爲易汝少也而又獨往獨來不畏乎鵬舉

知其詭已也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妄作
諸君慎焉口虛誕者心爲釁鬼將乘之其照磨
伯喜其辯捷又

毅皇帝初權闡煽禍群憮逢附搖毒喙以四噬無
辜鵬舉時業太學力倡伏

闕之義爲同舍戒止之遂浩然南歸與伯氏謀力
稽殖產以左右厥親親亡兄亦亡蓋以其地數
千畝付之其兄之孤俾自封殖乃慨然太息曰
嗟漫叟不云乎人之貪於取求貪於聚積不如
貪於閒和順靜於是乎瀕河營園圃植花卉時

時嘯味若終娛焉者無何以風痰藥醇醲而日
服之積火內炎疽發背遂不治悲夫悲夫距其
生成化庚子五月三十日得壽五十三也配張
氏貞淑溫惠亦好施媼族賴之以子數殤前後
爲鵬舉納六妾故鵬舉前卒之三月側室朱氏
舉一子吁天固以是瞑君之目邪銘曰 孰重
厥積而輕施予孰利攸徃而中自禦子生三月
天爲之所嗟鵬舉嗟鵬舉

主君子軒記

水部之在濟者有君子軒故都水者之所蓮竹

馬以賓人者所也若以賓蓮竹者云嗟君子哉
難爲主難爲主人也澡身避地不爲窮約趨俗
而非故遺世也友鵝侶鶩嚮炎者卻而非鑿鮑
蘭也亭亭自植寧折不屈見者灑灑有立志而
非知柔自取束之耻也一滓不涅不喪已於物
而非弦佩湯槃壑吹墨絲也嚴飈苦霜抗顏當
之無淪色而非有聞於歲寒之訓也虛靜沖澹
若以恬養知而非不自滿之心也君子哉君子
哉則夫蚓結首陽一粟若將浼焉者肖乎泣陵
咄律齧旃雪瀕死無屈色肖乎自謂羲皇上人

一壺一琴泥滓軒冕不肯低眉折腰爲時態焉
者肖乎夫主賓也者交澤者也可以觀德矣嗟
賓乎弗肖焉若之何主之客有造醒川子者曰
夫惡蟻者縮病燥者沃受甌者齧克子之心水
而后可者也衛澳周溪玉洞金澈逝川湍瀾非
魯粕鄰筌也觀之混混不窮放乎四溟洩不使
涸注不使盈爲有本爲能受滋亢生枯波及者
潤寢寢乎有蒸雲而雨天下之意爲澤下究不
依違吐吞浩浩乎百折必東爲果行有來必推
合衆流而不污爲能群爲不汨泠泠乎澗之不

濁可鑿毛髮爲貞明爲虛有一於此皆足以主
之君請度於斯水醒川子嘿然無以應也客曰
今夫水渟蓄渾涵也而其患易狎冰洶奔放也
而其患茂制勢足以利舟楫而其患也溺流而
行也而其患也日汙坎而止也而其患也滯淫
五患積而主德涼有涼德焉其誰肯來滄浪之
歌可以省矣醒川子收視反觀渙然自釋曰客
不聞乎君子之交三曠古今而相感也虞聲漢
響百世一時者乎超山川而相晤也秦壙越箎
千里一堂者乎遺形跡以相與也聲響俱寂與

天同運萬彙一氣者乎夫是之謂神交夫是之謂無情之游夫神交莫逆無情者不言而喻揆華者非飾貌矯拔者靡凌物猶猶然與之偕也渾渾然與之忘也何往何來孰主孰賓客曰嘻有是哉澹交如水冥契忘言豈亦君子者邪遂去不復與言醒川子僂僂然若有所失也曰嗟乎客疑予乎所不與二君子者有如此水

叙二檀大夫如雲南

滇之臬大夫二檀主人楊安世氏者故洛人其先世與宋而南一定居於越之九蓮峰一定居

於餘姚居餘姚者阡植二檀今其木與族俱茂而大夫寔廬其前得主之故大夫稱二檀主人云大夫詩家者流妙詞翰精吏事初以冬官大夫出守濟三年而政成惠問四懋天官曰良哉乃疏其名請貳蜀之憲

天子曰吁若民何弗果居踰歲天官又以滇

請猶夫蜀也 天子曰可大夫乃戒日如雲南客

曰遯乎大夫曰滇非王土也乎哉吾遯也曰險乎曰滇獨吾官也乎哉吾險也客曰賢哉大夫推是心也庶幾乎忘身以服國夷險弗貳焉者

乎忘身以服國者王臣之義夷險弗貳焉者君子之節賢哉嗟今之吏於其國者有恒病四畏劇一也憚遠二也中欲三也輕外四也夫圖一朝之便者無終歲之計唯身之利焉於國必秦越之矧憚遠亡旃雪之操避劇非盤錯之器善保持者多畏心工趨避者鮮直行皆若而人國將焉賴是故明主常爲官擇人君子不爲身擇官大夫曰客亦旣知之矣然而我虞焉者謂非滇之我喻乎邪有

命焉誰能私之吾嘗督木於蜀歷夔涉瀘躡劍峽

狔駭范尺書宵征一身萬里虎鬚龍脊怒濤悍
灘猩啼佛嘯凍詭颺駭卮危也者數矣終無虞
焉天乘之傾定利害不在地在人故曰順逆無
常途福禍無常門今夫碧雞金馬之重阻孰與
夫岷嶓洱海蜺川之洶洞孰與夫灑潏客誠愛
我者乎請休矣吾奉身往矣不知其他矣抑吾
不畏夫湏之湏而畏夫人心之湏嗟難言也難
言也躡嚅者久之曰面從背違五危九疑曰柎
心鑿孟開彭蠡州里為棘田蒺野樽俎有鴆窟
鳩林云可畏哉可畏哉客曰嘻異哉大夫之言

也吾徒知瀆之瀆而不知人心之瀆大夫行吾
知大夫矣王命無逃忘身無險知大夫之處官
又知大夫之處世

祭弟孝墓

唯嘉靖壬辰夏五月之朔乃故儒學弟子自季
弟本孝之亡之日也越一歲癸巳厥五月癸卯
寓濟寧伯兄某乃東帛爲辭遙命仲弟本義陳
牲載酒而告於其墓曰於乎弟孝知乎不知弱
冠就土爲永世悲予家之涼天方咎之天不咎
予願於汝差濟上之別遂爲長辭思與刃俱是

心語誰汝室焉歸汝書焉窺有血填曾告汝無
詞於乎弟孝知乎不知吾身長在忘汝無時絕
連床之望而弗割同氣之私於是乎西嚮臨風
洒血而招之曰登彼東山兮濁河喧唳唳念汝
不見兮我心自哀噫川可竭兮山可摧噫冥冥
風雨兮濟水之隈噫塵榻故在兮魂其復來噫

家君受封告祖塋文

唯嘉靖十二年癸巳冬十二月六日不肖孫男
楊某謹以羊豕庶羞醴齊敢昭告于曾祖考楊
公允德府君曾祖妣薛氏祖考楊公宗清府君

祖妣邵氏顯考處士楊公府君顯妣孺人閻氏之神曰不肖早歲嫠嫠有身無家備嘗辛苦罔敢自逸以求復植先人之業年與歲徂未底厥成茲以長男工部都水主事揚 恭遇

朝廷恩命封某爲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贈故妻馬氏爲安人封繼娶妻李氏爲安人贈故長男婦劉氏爲安人封繼娶長男婦尚氏爲安人於戲報稱未殫於消埃寵命無間於存亡雖緣子官實食祖德九原有知應相笑語某身輕

命重德淺恩深敢不益脩善行以終祖考詒穀之
心以篤

朝廷寵錫之慶神其鑒之永綏後人凡我楊氏之
族祔食尚饗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

河南楊本仁

文

爲兒韶求婚陳氏書

某頓首啓 過菴子貞先生門下不佞不揆薄劣茲有嗣世之圖實有虞於門下敢因執事者以請不佞聞之婚禮萬代之始也謂其續宗脉也謂其足以聲永葉也而薦廟閤家敦族和嫻逮下胥婦焉賴不敢不慎也夫楊氏自得姓以迄于今數千百年榮謝微著中叵知也而家君

早歲嫫嫫一昧如綫仰荷先世之靈以及不佞
兄弟不佞有子大韶尚在垂髫禮也雖未及時
也而不勝其願爲有室之心執鴈四筵亦唯貞
順焉是徵是以敬服禮附遠厚別之義憑二三
君子之寵忘其窶狹上度執事夫求明珠者不
視浣采美王者不視屺而靈山巨澤爲世攸趨
執事有女而欲家之豈獨異於不佞不佞豚犬
雖不謂警慧要非蠢蠢焉者璞而琢之其或能
器庶幾乎嗣吾之親也非敢謂九吾之宗也執
事倘不忘夙好不鄙寒陋弗瑟竿於二三君子

之議俾不佞獲薦帛於庭以徼福於我先世則夫異日明德馨香蘋藻我列祖登封我有家祚於是胤於是是皆執事之賜也二三君子之啓之也敢忘大惠不佞平生多慝自詭知已或有以勞執事之慮若曰尺尺寸寸葭玉子女以軌轍流俗執事必不其然而况親成男女判而合之人乎天也若天之所命其誰能違不然禽而委之又誰受也願假二三君子之重以達於執事遂因以問名兼請令愛生年月日將以加諸卜筮恭煥有定以湏備物伏惟執事俯垂鑒念

不宣嘉靖癸巳歲冬十二月廿有六日某頓首
拜啓

明旌表劉節婦墓志銘

劉節婦者嚙妻也姓翟氏父鎮祥符人居杞故
節婦得歸嚙云嚙個儻有氣岸少年即賈遊泣
淮間輕財重意氣故諸所結納多四方俠士然
以母故不安心外遊也以屬節婦節婦曰微君
言吾固知之姑吾姑也唯君所適由是風持而
雨掖行綜而坐理食規而寤晝壺事井井當姑
意姑時時私竊幸之曰婦少顧能若是井井邪

居五歲而瘞疾作一日倉皇屬節婦曰諱汝來
吾疾即不治如之何母也老兒在孩提是則在
汝力撐而曲爲之俾不墮吾家亦唯汝委而去
之億億焉邈以待斃亦唯汝節婦聞之拊心哽
咽未及語而瘞已瞑節婦必欲以死從之或譬
之曰死易而守難汝從其易老姑遺孤誰爲之
所和節婦以爲然乃圖葬既乃益殫心家務
外內斬斬日甘睡若姑而撫其孤姑病節婦曲
爲之致湯藥庭必焚香夜禱誓先姑死而姑弗
知也隆冬凝沍風戛戛著人骨節婦矢心衣單

如挾纊旣而姑果瘳又數年又病竟不起節婦
營塋諸如儀孤稍長頗機警乃託族長老使就
外傳孤或耽弄癡業節婦諭之泣輒數行下曰
嗟兒汝父蚤見背吾所以不死者汝也吾常念
汝父垂歿之言痛心切骨日夜企汝成立而顧
耽弄若是邪言已泣復數行下孤由是感慨奮
勵後亦稍稍當家事左經右畫雖勞不及迕族
閭籍籍稱辯利曰偲偲焉幹蠱兒也節婦亦私
竊幸之曰兒不耽弄又能力產邪孤遂棄學習
爲吏尋悔之乃援例冠帶省祭拜節婦堂下節

婦喜曰嗟兒吾不圖吾母子有今日也自汝父見背履影吊心日夜企汝成立惴惴焉如不及見而覆焉者吾不圖有今日也兒念之機墮行其終也失交訟墮業其中也階孽孤曰兒不肖亦嘗聞蓬麻之訓故所近多士人又聞之掩人之憎者鬼睨其傍兒敢不日耿耿節婦聞之又喜曰兒念之念之吾弗汝虞矣節婦年愈高而矜嚴弗懈雖歲時族子孫來謁者亦或謝不見見亦踦問與語居常不替紡織歲有餘蓄輒出以振戚黨之寡者嘉靖己丑有司上其事得

音權表其門復其家十一年壬辰五月十九日卒
距其生成化九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得年
六十孤劉持道娶楊氏孫男三喬楠聘聶氏喬
檉聘陳氏冬常幼孫女一許聘李履繩持道卜
吉於十五年甲午正月二十四日啓乃先君瘞
壙而合葬於城西趙虎岡之祖塋是皆得之予
同年吳汝凡狀云銘曰尺石匪堅重泉匪淵嫫
嫫而引寸孤者三十四年旌辭永存不崩不窳

路祭沈大夫文

唯嘉靖乙未歲夏五月辛未刑部員外郎沈大

夫卒先是大夫病具疏告歸得

允旨促裝將行竟不起哀哉越二十日爲六月辛
卯大夫閩君李掣寸孤扶櫬而南同官郎中某
某負外郎某某主事某某相與變服易容持束
帛迎旒車而酌拜之共爲五噫之歌以送之歌
曰哀哉大夫之爲官也脩姁兮溘溘乎銜冰而
茹蘖噫歎歷中外者幾二十年而死之日家無
甌石噫藐孤頑不知哀兮二室痛絕噫想見乎
子之顏色兮墳寂月白噫萬里盤江長風雨兮
黯黯乎山鳴而谷咽噫

祭楊夫人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春正月某日渠丘太夫人辛母楊氏之訃聞於京厥子刑部主事童爲位而哭之食呻而寤擗越二月丁酉同官郎中某某乃相與潔觴置豆而奠之爲之辭曰人之言曰豐稷者力穡豐慶者力德天不儉人影響靡感悲哉夫人之爲命也何厚殖而薄得豈人事之難虞抑天高而聽逖世固有榮與彫之更乎又誰爲之消息聞夫人貞穆淑惠慈溫沈融蘋儀罔墜杼音不窮內足以則外足以風篤

生英嗣氣凌星虹飛纓振藻鬱爲士雄何卒不
及享三鼎之養而生不及沾一

命之封邪於乎雨山晝黯雹泉宵咽靈管霰凝徽
惟空翳哀哉如井者汔至而未緇如執者穫而
弗食蓋自古而有然非夫人焉獨嗇苟大戀之
能忘又何愛流情塵之足惑迨夫祥杉流渥

天章布溫精爽不散賢淑永存謂夫人亾邪噉詞
展義鑿此一尊千里弗遙魂來翻翻壙吹殊響
有聲俱吞尚饗

祭石岡夫人文

唯嘉靖十五年歲在丙申春正月辛未石岡先生江夫人卒越二月辛丑吏部文選主事周廷佐四川道監察御史鄭坤刑部郎中楊本仁應天府推官郭重吏部進士蕭體元分辱門墻義埒骨肉相與撰束帛而薦辭酌總惟而代哭其辭曰噫夫人之才淑兮紛井井而可師敷內猷以經閫兮年未至而中衰若生芳泚兮霜霰忽以悴之翳踈珍木兮迴風搖而披離意寒產而莫語喟憑心而不夷明月在麻象兮耀人寰之彌固何夫人之貞粹兮而獨促此中路於乎澗

藻沉芬壺微絕貫奩影滅鸞江魂斷鴈哀哉杼
殘羊牖案在鴻室弦響如存玉聲未畢哀哉先
生題靈衣而屑涕撫弱子而心摧聞鷄鳴而寤
歎對明月而永懷繫大戀之難憑兮慨人生之
如寄苟玄算之冥逮兮雖司命焉莫爲之地夫
豈醫藥之所能及兮又何必悅恨悔悼而重夷
乎平粹先生鐸金豸角寔駭麟躍業已協渠獲
於家室固將闡風猷於臺閣

龍章兮重輝鳳毛兮嗣作光靈兮如生慰此兮冥
漠尚饗

儀叙世講錄

世講錄錄予癸丑同進士者之世也子錄孫錄曾孫錄有所聞姪錄姪孫錄闕其所不知而須其所不逮祖父昆弟載別錄者不與焉凡以脩交道綿世誼以弘義軌焉者也疇盟弗寒裔世足徵君子之道乎予覽之泫然愴吾老懷昔孝皇御極之六年一時海內登用者凡吾若干人莫不相與言曰業相問也行相翼也於時居則日與俱如手足離而相勞苦如兄弟又莫不相與言曰傳之子孫世相起也以無忘今日迄今

四十年餘矣而凋喪擯弃殆盡落落存者
五華與予二人而已餘亡者不可復見而存者
又限隔川域音塵阻絕神交而夢晤也者無幾
於乎老成靡遺典刑焉在慨念今昔能不悲哉
人情逝者常畧于所不及知而疏者又易以忘
感生于所觸而意氣必投于有因是錄也系異
姓以濟同德推親志以類疏族涕世美以繫遠
交追前馭以繩後軌是君子厚於其親不忘其
執者之道也故曰同聲氣者無異骨肉隆先德
者不替故素由是而追念前烈用求無忝于厥

世又孝子慈孫之行也百世不廢也微是則時
賤地絕世將焉考雖或萍征雲起並奮一時然
而字里不相聞俵俵焉求之無從也鮮不爲塗
之人也禮義何由生觀感何由興邪故君子謂
世講內不忘親外不遺舊居則興行出則相忠
禮外之善物也是以君子尚之

顧母七十壽序代作

甲午歲夏六月甲辰長洲顧汝嘉氏之母七十
壽辰也往歲甲申汝嘉嘗爲其母壽館閣臺省
諸學士大夫咸歌詠其事有堂北長春集至是

汝嘉與其弟奕復歲幣飭儀合賓戒樂豐肴核
明章服稱觴爲壽先時汝嘉來謁鳳山叟曰夫
貞臣愛國必懷永圖孝子愛親莫先壽考亨之
壽母也如之何鳳山叟曰夫終始也者天也而
有脩短焉人也故歸命者者有生之恒軌難老
者至人之玄願孝子之於親也有必愛也無必
壽也而壽固人之所自致者也母也奚似汝嘉
曰母凝重與與無疾遽初思蔗府君見背時百
事窘促亨也幼弗能幹母之蠱母嫫嫫營理不
助不勑而家無闕事性復勤約愛脩整風雨寒

澳無惰容常教亨學書曰字必法楷體人必法
端士然慈溫惠和御僮婢多恩居常怡然事
有逆于乃心無忿容怒色雖中當家難鮮憂患
鳳山叟曰嗟乎賢哉母也壽矣乎夫母有壽之
道三曰靜曰健曰適靜也言乎其體也健也言
乎其神也適也言乎其情也靜有貞理健無停
機適皆美意壽哉夫體揚者則精搖神昏者則
機息情乖者則氣沴若將焉壽故曰脩短存乎
其人質淳薄者無遠器有躁心者多妄動傳曰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父母之

謂也吾不嘗爲汝嘉頌來鴈軒乎曰惟天降祥
理有固然則夫由耄而耄而期頤率母之能自
致焉者而汝嘉兄弟又能慈以甘旨樂其心不
違其志壽哉壽哉以是三者而施之有政亦足
以立民命永國脉而况人乎哉夫靜也簡政簡
則民弗擾適也平政平則民和健也無勸無勸
則民服習而成化汝嘉聞之大喜曰亨也幸聞
壽命之道又聞壽民命壽國命之道歸以其言
告諸母母曰吁脩短視所稟一物一命司命弗
晰也鶴可斷乎鳧可益乎松檜霜悴蒲柳弗凋

乎吾嘗聞之汝父思蔗君思蔗君聞之古人曰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故達天人之理者無脩
短而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爲樂也
嗟亨汝學書侍從

今皇直

文華殿字不有肥瘦長短疏密之體乎嗟奕汝業
軒岐從事太醫院藥不有甘苦溫涼平峻攻補
之性乎審則宜類是則在人君子謂中翰愛親
之心無窮中翰之毋幾於知道

叙壽其太夫人文

少司空凡山公初以今年太夫人趙六十有二
歲秋八月五日爲誕辰也乃先時脩辭立誠驅
俾南詵欲迎請上

京爲壽至期第舉人嘉霖化霖者以其言爲太夫
人誦之太夫人辭曰嘗聞之汝先君謂約不爲
災豢實生災故君子受不盡量食不盡德而其
後賴之汝兄不嘗守華乎曾一來迎吾不往又
不嘗守禮乎復來迎吾又不往自入

京來迎者至再固非耽榮遺親焉者而吾唯侈養
以承悔吝焉是懼汝兄負才猷受知

今皇責與位日峻又聞之體國者不顧家遘時者
宜樹伐人有常言曰日中必昃嗟汝嘉霖化霖
爲我復而兄夙夜靖共以迓承

天休母有二事吾老也健尚能經壺訓稽以不墮
汝先人之業毋拳拳我念爲也使來几山公自
怨自慕自泣自訴曰母實健平生鮮疾疚然喜
勤動居常一蔬一粒率身爲之省今蹶蹶乎邪
鼎鼎乎邪母惇朴無飾語好矜人過侍吾先大
夫可翁終始無反目今猶悃悃款款邪母性儉
約衣不厭澣綴食無擇味出不輿曰母縱養以

示佚情今霞帔珠冠服之乎未邪出仍舍車而
徒邪弘治中先大夫督料京師值歲侵家實窶
狹母度其弄臙時時啗兒學至更衣衣之躬紡
績以給兒業今某幸備位卿佐而顧不能三鼎
五鼎邪某兒時病母旦夕不離見不食泣不藥
又泣百方醫之保育曲至七閱月病瘳而疽生
疽在髮中潰滅虫出時時爲手沐之好今顧不
能一來視予耶潘紱未投萊絲莫展明發不寐
有懷如何乃西向稽首而歌之歌曰山木蒼蒼
蜀漢不分瞻望祿來漠漠白雲於乎白雲斷兮

烟水間之我思母兮母不知心欲言之兮無辭
何日一觴兮及其未衰風墮月荒兮靈萱生姿
鬼常見母兮母常見而百千萬歲兮如茲時以
告泉翁曰吾何以壽母乎泉翁曰壽哉階窈而
命方新有餘渥者矣養備而齒未艾有餘禔者矣
懿闡而制不磨有餘韻者矣見綺而思親臨庖
而忘其口吁孝也不狹乎告鳳翁曰吾何以壽
母乎鳳翁曰壽哉蹇蹇匪躬恐後其君焉者先
親者也傍傍然無瘼不求而視民如傷焉者親
親者也太夫人不云乎夙夜靖共母有二事是

移孝爲忠之謂也明發不寐之心孰與夙夜匪懈之節澧邪華邪澤流而愛立者身邪已而聲諸冬官屬諸大夫諸大夫曰子也不知其母後也母也不知其子前也可以爲賢矣繼也可以爲難矣斯不足以風天下乎於是乎相與組其言曰躅可勸也辭可訓也貳之帛再拜而致之几山公曰匪人何刑匪言何徵太夫人壽諸大夫辱在屬下敬佩賢聲敢不藉手以肅使者几山公喜亦再拜而受之謂猶可及至也遂詰朝遣使如叙南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